

想念

三弟與五弟



杜泰生

父母親那個年代，一家的孩子大多在三個以上，甚或五個或更多。我們家就有五個——四男一女，並不少，但也不是很多。

我跟二弟、三弟生於抗戰時期，父親又是經年身在前線與敵作戰，身為軍眷的媽媽跟我們孩子，雖說沒有直接與敵人面對面，但從媽媽跟王副官的談述中，我們也曾經歷過無數的驚險逃難。所以說我們三個大男孩子，多少應有「相依為命」的鏡頭出現。及至抗戰勝利後，我們先後在武昌、青島度過兩年安定而快樂的日子。後來唯一的妹妹來到世界，她還沒有享受到更安逸的公主生活，就跟著我們從青島節節南下上海、南京、鎮江、長沙、貴陽、桂林、昆明而最後來到台灣。最小的五弟就是在昆明來到杜家，他到台灣，剛剛滿一個月。






我們五兄弟在台灣接受完整的教育，大致來說都還順利。身為大哥的我，可以說是比較「坎坷」的一位，因為我的成績不佳，所學非所願，可以說很痛苦。我勉強大學畢業後，任教私校。那時五弟因連著兩年考試理組失利，在我力主改考文組後，來到台北補習，跟我租房於和平東路，那是我跟五弟兩人相處最密切、最相依的一段日子。我們每天早上一同去吃早點，他補習，我上課，晚上回到住處，各自做自己的事，我們談

得不多，且都很平凡，但很讓我感覺出我們兄弟間的那份情誼，所以當後來他出事的時候，我真是嚇呆了。

五弟，你走了快三十年了，你的兒子也已到而立之年了，月香弟妹一直堅強地面對一切，你地下有知，應可寬慰。只是我們兄弟緣淺，短短三十餘年就永別了。



編輯小語：杜夫人長子，棗陽同鄉會理事，棗陽文獻總編輯。對兩位離世的弟弟有無限的思念，文思充滿情懷。現居新北市。

三弟從小就不太說話，每當我出了新點子，他就默默的跟著我和岳弟做，在與鄰居孩子們遊戲時，他都只能跟著比較大的朋友作忠實的跟班，所以小時的他，是比上不足、比下有餘。等我跟岳弟，北上上大學時，他留在台中上高中，等我們全家搬到台北時，他又在中壢住校讀大學。在我的感覺中，他跟我並不很親，有時還因觀念不同而「頂嘴」。後來，二十多年前，他全家移民赴美定居，他成了「內在美」，搬回永貞路與姆媽同住，聽姆媽跟王副官說，他是「回家進屋」，很少下樓與家人話家常。



我退休後搬回永和與姆媽為伴，更感每個人都各有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，三弟並非不孝順姆媽，而是很少表達、或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。

我心想他即將退休後，必定到美國與妻女團聚，那時鐵定會跟二弟一樣，每周按時來電與姆媽問安。



前年九月，三弟如期退休赴美與妻女團圓，他告訴我們，他預備遊山玩水、安享晚年。就在姆媽病重住院之時，想不到三弟竟亦病入膏肓，據弟妹說，三弟有極嚴重的「懼醫症」，非得強迫就範，絕不進醫院。

後來竟成肺癌，在姆媽離開我們之後的十月中旬，蒙主寵召（已皈依基督）上了天堂。

三弟，我們就是有再多的不同，但畢竟血出同源，同為父母所出，這是永遠改變不了的。

三弟、五弟，我們的好兄弟，安息吧！

